



张涤华文集

第三集

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张涤华文集

第三集

张涤华 著

安徽师范大学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涤华文集·第三集 / 张涤华著. — 芜湖: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0.12

ISBN 978-7-81141-121-8

I. ①张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张涤华(1909~1992)—文集②语言学—文集 IV. ①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34483 号

张 涤 华 文 集 · 第 三 集

张 涤 华 著

出 版 人:张传开
责任编辑:汪鹏生 储泰松
装帧设计:丁 明

出版发行: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芜湖市九华南路 189 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:241002

发 行 部:0553-3883578 5910327 5910310(传真) E-mail:asdcbsfxb@126.com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芜湖新欣传媒有限公司

版 次:2011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:965 × 1270 1/32

印 张:10.5 插 页: 3

字 数:282 千

书 号:ISBN 978-7-81141-121-8

定 价:36.50 元

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

告
初學目錄學

三十七年十月十三日作

(大綱)

一 何謂目錄學?

簡言之曰目錄學者治書之學也。

詳言之曰“綱羅羣籍，整理區分，利尋檢，便誦習，且進而指導讀者，俾知學術源流及治學之徑也。”

二 吾人何以須研究目錄學?

一 研究目錄學，可使人易於欲讀之書籍。

古今書籍浩如烟海，不自目錄學，則欲讀書，不知從何求之。如相類之書，因知其四曰月，五曰日，六曰夜，七曰因，八曰因，九曰因。

滿紙之書，其正頗真密，正以序錄之書，且多編目之法，日益進步，其網

字驟然，無不有之。理以通之，簡便通達，任其能化，不足齊整，書張以學律，討原

必研究目錄學，可使人易於獲之參考之資料。

例覽及書之篇目，或欲讀其解題，則何書之何項資料，不難追迹。此較

舊時學人之手，更記憶其難，易周自利也。必研究經義，其可讀經義者，

及已後純解，研究小學，其可讀小學者。

必研究目錄學，可使人易於瞭讀書之程序。

必研究目錄學，可使人易於瞭讀書之程序。

必研究目錄學，可使人易於瞭讀書之程序。

必研究目錄學，可使人易於瞭讀書之程序。

张涤华先生手迹之三

張之洞書月若向暇似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。……今為
 的學視其性之所近，各就其部說之。又於其中洋學子目以英
 中，復以呈刊例相近者彼此附，再敘時代，令其內經於然，彼急易見。
 按張氏若向於重要之書皆預檢於次要者，依一核，又次依二核。觀其批次即
 可知編讀之務急先必，最便初學。
 研究目錄學，可俟吾人以瞭治學之門徑。
 張之洞輟軒語談學第二論讀書宜宜之內徑云：凡監無歸，終身無日；
 內而入了半功倍，或徒分史或詞章，或徒倚或天算地輿，徒治何經，史治何史，
 徒講是何條，因類以承，或三手注，至于徒法，孰為師授，古與今，孰為本，
 徒學史傳，孰為正法，孰為史體，孰為詳密，孰為疏外，詞章，孰為正宗，
 孰為旁門，尤宜按擇，分析，方不致誤用聽眩。此之宜，師承，然師豈易
 得，書中師也。今曰法，生指一良師，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法，一過，即瞭如
 指掌，徑云。
 又書曰若向漢錄類書月之民自注，此類之書，為法，一切經史，其
 之曰徑云。
 按輟軒語又云：一、庫提要為法，居年書之明徑，江漢漢學師承記為治

张涤华先生手迹之四

目 录

| | |
|--|-----|
| 论《康熙字典》 | 1 |
| 读新版《辞海》偶识 | 38 |
| 读新版《词源》偶识 | 55 |
| 《全唐诗》失误举例 | 68 |
| 《文论要论》识语 | 107 |
| 《训诂学初稿(征求意见稿)》识语 | 115 |
| 略论《说文解字》的说解 | 119 |
| 《说文》段注与辞书编写 | 134 |
| 黎锦熙先生与词典编写工作 | 142 |
| 略谈词典编写工作的几个问题 | 154 |
| 对释文编写分工的几点意见 | 159 |
| 再论释文编写的分工问题 | 165 |
| 从《李商隐诗集》的收词看词典收词工作中 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| 178 |
| 工具书四题 | 186 |
| 略谈工具书 | 196 |
| 《全唐诗大辞典》序 | 199 |
| 《标点符号词典》序 | 209 |
| 《古汉语词语类活用词典》序 | 216 |
| 《汉字部首认读》序 | 218 |
| 《黎锦熙先生诗集》序 | 219 |
| 《秋怀室杂文》序 | 227 |
| 《作文百病》序 | 231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凤台县城关镇志》序 | 233 |
| 略论古今训诂书的主要缺点 | 235 |
| “将谓”广证 | 247 |
| 沐晖堂随笔 | 251 |

论《康熙字典》

《康熙字典》是清初所修的重要官书之一，它标志着封建时代字书发展的最高峰。出版以来，流传极广，影响极大，不但读书人经常使用它，就是不识字的人也往往知道它。到今天，比它后出的字书虽然已经很不少了，可是，它依然在流行，而且不断地在重印。这说明了它在读者的心目中还有一定的地位，至少并没有废弃掉。《康熙字典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“神通”呢？这是值得研究的。

今年(1962)是《康熙字典》成书的246周年。在246年的长时间中，对于这本书，一向还很少有人做过全面的论述。现在打算根据手边所有的材料进行初步的探索，全文分以下三段：一、成书的经过和编纂的目的；二、《康熙字典》与旧有字书的关系；三、《康熙字典》的评价。其中第三段是重点，所以讨论得比较详细一些。

—

《康熙字典》开始编纂于清圣祖(玄晔)康熙四十九年，完成于五十五年，前后历时五年多(1710—1716年)。编纂的缘起，《清实录》卷二四一有记载：

“康熙四十九年三月初九日，上谕南书房侍直大学士陈廷敬等：朕留意典籍，编定群书。比年以来，如《朱子全书》、《佩文韵府》、《渊鉴类函》、《广群芳谱》，并其余各书，悉加修纂，次第告成。至于字学并关切要，允宜酌订一书。《字汇》失之简略，《正字通》涉于泛滥；兼之各方风土不同，南北音声各异。司马光之

《类篇》，分部或有未明；沈约之《声韵》^①，后人不无訾议；《洪武正韵》虽多驳辩，迄不能行，仍依沈韵。朕尝参阅诸家，究心考证，凡蒙古、西域、洋外诸国，多从字母而来，音由地殊，难以牵引。大抵天地之元音发于人声，人声之象形寄于点画。今欲详略得中，归于至当，增《字汇》之阙遗，删《正字通》之繁冗，勒为成书，垂示永久。尔等酌议式例具奏。”^②

不久，编书的机构就成立了。总阅官是张玉书、陈廷敬；纂修官是凌绍雯等二十七人；纂修兼校刊官是陈世倌。书成之后，康熙很高兴，亲自写了一篇序，说：

“自《说文》以后，字书善者，于梁则《玉篇》，于唐则《广韵》，于宋则《集韵》，于金则《五音集韵》，于元则《韵会》，于明则《洪武正韵》，皆流通当世，衣被后学。其传而未甚显者，尚数十百家。当其编辑，皆自谓毫发无憾，而后儒推论辄多同异；或所收之字繁省失中，或所引之书滥疏无准，或字有数义而不详，或音有数切而不备，曾无善兼美具，可奉为典常而不易者。朕每念经传至博，音义繁赜，据一人之见，守一家之说，未必能会通罔缺也。爰命儒臣，悉取旧籍，次第排纂，切音解义，一本《说文》、《玉篇》，兼用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、《韵会》、《正韵》，其余字书，一音一义之可采者，靡有遗逸。至诸书引证未备者，则自经史百子，以及汉、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以来诗人文士所述，莫不旁罗博证，使有依据。然后古今形体之辨，方言声气之殊，部分班列，开卷了然，无一义之不详，一音之不备矣。凡五阅岁而其书始成，命曰《字典》。予以昭同文之治，俾承学稽古者，得以备知文字之源流，而官府吏民亦有所遵守焉。”^③

这一段话说得更详细。我们拿它和上引的“上谕”合看，《康熙字典》一书纂修的整个过程（从出主意到编成，到命名）就很清楚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。

当时为什么要编这部书呢？当然不会像康熙序中所说的那样单

① 《声韵》指沈约的《四声谱》，见《梁书·沈约传》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作《四声》一卷。

② 此文又见《东华录》卷八五。《康熙字典》卷首也载入。

③ 《康熙字典》卷首，又见《清通考》卷二一八。

纯。现在推想起来,其主要原因,大约有几个:

第一,玩弄过去封建王朝的老圈套,借修书来笼络知识分子,做为一种怀柔手段。古代封建王朝开创初期,基础还不巩固,唯恐知识分子捣乱,所以常常多方进行笼络,修书就是惯用的手段之一。唐太宗作文学馆,用来安排陈、隋旧臣;宋太宗也把诸国降附的名士集中到弘文馆里。这两朝初年都修了许多大书,像唐代的《文思博要》、《瑶山玉彩》、《三教珠英》,宋代的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册府元龟》、《太平广记》、《文苑英华》等,卷数都多到几百,乃至一千多。^①明代成祖永乐间也修了《永乐大典》,卷数更多到两万以上。^②这就是一脉相承的把戏。清初统治者也继承了这个衣钵。上引康熙四十九年上谕就曾说到,在编字典之前,曾经陆续修纂了《朱子全书》、《佩文韵府》、《渊鉴类函》、《广群芳谱》等书。这些书都是所谓“不急之书”,可是当时却动员了许多人力,花了许多时间,其用意显然不是为了编书,而是为了把许多知识分子驱向故纸堆中,使他们脱离政治,消磨民族意识。诸书告成之后,紧接着就来修纂《康熙字典》,可见仍然是这一政策的继续。^③

第二,采用过去封建王朝的又一骗人手法,在武力大肆镇压之后,^④来一套稽古右文的把戏,借以点缀升平,炫耀新朝的文治。上引《康熙字典序》一开头就说:“《易传》曰:‘上古结绳而治,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,百官以治,万民以察。’周官外史,掌达书名于四方,保氏养国子,教以六书,而考文列于三重,盖以其为万事百物之统纪,而足以助流政教也。”这一段话把编纂字书的意义说得异常重大,有意

① 参看张端义《贵耳集》卷中、王明清《挥麈后录》卷一、刘壘《隐居通议》卷十三。据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,《文思博要》1200卷(又目录12卷),《瑶山玉彩》500卷,《三教珠英》1300卷。又据《宋史·艺文志》,《太平御览》1000卷,《册府元龟》1000卷,《太平广记》500卷,《文苑英华》1000卷。

② 《永乐大典》22877卷(又目录60卷)。

③ 康熙十二年(1673),诏举山林隐逸;十七年(1678),又诏举博学鸿词;十八年(1679)又开馆修明史。这些把戏也同修《康熙字典》一样,其目的都在于牢笼知识分子,特别是明末的遗民。

④ 据《清实录》、《东华录》、《清史稿》等书记载,康熙间爆发的反清运动,规模较大的就有八九起,但都被武力镇压下去。

地抬高了《字典》的身价。下文接着列举《说文》以下的许多字书，并且加以批评，认为“曾无善兼美具，可奉为典常而不易者”。于是再说到《字典》的编纂，大加吹嘘，争胜前人的意味是充分地流露出来了。结尾说：“于以昭同文之治，俾承学稽古者，得以备知文字之源流，而官府吏民亦有所遵守焉。”用钦定的形式颁布字书，使知识分子和官府吏民都“奉为典常”，所以书名叫做“字典”。从上引的这些话来看，可见康熙是把这部书的编纂同“政教”（就是政治教化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，决不是把它看成只供翻检之用的普通字书。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，就来一个“书同文”，^①康熙也说什么“昭同文之治”，专制皇帝炫耀文治的心理原是后先一辙的。

第三，通过修书，检查并销毁一切不利于清朝的文献记录，借以加强封建统治。清朝 268 年间，禁书焚书接连不断，其间自以乾隆时为最甚，读清代禁书总目及《哀焚书》等文，^②可以想见其酷烈。但康熙朝迭兴文字之狱，像庄廷鑑明史案、戴名世南山集案等，都株连很多，销毁的书也很不少。^③此外，像钱谦益的《有学集》身后被禁，吴伟业的《鹿樵纪闻》刻印时也几乎酿成大狱，^④类似的事件还多得很多。近人王钟麟说：“清起东土，人主中华，自以客帝临朝，嫌猜特甚。当顺治、康熙、雍正之世，一切政术，惟务摧残，劫持牢笼，靡所不施，故文字之狱屡作，伏尸之祸接踵。”^⑤这是不错的。康熙修明史、修《康熙字典》以及修其他诸书，都是以修书为名，而实际上是摧残文化。《康熙字典序》说，“爰命儒臣，悉取旧籍，次第排纂。……至诸书引证未备者，则自经史百子以及汉、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以来诗人文士所述，莫不旁罗博证……”经过这样一番搜罗，也不知有多少文献记录由于所谓“违碍”之故而被窜改、被销毁了！后来乾隆开四库馆，寓禁于征，变本加厉，也不过师康熙的故智罢了。

①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：“二十六年，书同文字。”

②清代禁书目录，有姚觐元《清代禁毁书目》（补遗）、孙殿起《清代禁书知见录》、陈乃乾《索引式的禁书总录》等。《哀焚书》，章炳麟作，见《检论》卷四（《章氏丛书》第十八册）。

③明史案、南山集案，见[清]全祖望《鲒埼亭集》外编卷二十二《江浙两大狱记》。

④《有学集》被禁及《鹿樵纪闻》酿祸事，见[清]徐珂《清稗类钞》第 28 册，商务印书馆 1917 年版。

⑤王钟麟：《索引式的禁书总录序》。

综括以上所说,可知《康熙字典》所以出现于清初,有着重要的社会政治原因(它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,它是封建社会的产物),决非偶然。不然的话,康熙对小学本来是不感兴趣的,^①他怎么会忽发豪兴来搞什么字书呢?

二

《康熙字典》的出版,在中国字书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。在它出版以前,历代虽然已经先后出现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字书,但就编排、收字、注音、释义等方面看,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缺点,对读者,特别是对一般读者来说,实用价值是不大的。^②《康熙字典》一方面兼收并蓄地采取了旧有字书的某些长处,一方面又作了一些必要的改革和创造,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字书的水平,使当时相当多的读者得到一部比较完备、比较方便的工具书,可作读书治学之用(当然,它对后世的读者也有一定的作用)。应该说,它是取得了一些成就的。

《康熙字典》之所以取得一些成就,正如上面所指出的,主要就因为它继承了历代字书的优良传统,并在这一基础上前进了一步。因此,要了解《康熙字典》,那就有必要了解它同旧有字书的关系;而要了解这一点,又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中国字书的发展过程。

中国最古的字书是《史籀》十五篇,相传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,是一部教学童的书。^③这本书久已失传,体例已不可考。^④段玉裁、黄侃曾说它的形式同后来的《三仓》差不多,也只是推测之词,确否

① [清]徐珂:《清稗类钞》第28册“徐咸清精小学”条:“康熙己未,开博学鸿词科,命京外官吏各举郡县有才学而堪与试者,道府争以徐咸清荐。辞不获,遂入都。……冯公溥为荐于廷。圣祖曰:‘有著述乎?’曰‘有’。曰:‘为何?’曰:‘《资治文字》。’曰:‘《资治文字》何谓耶?’曰:‘字书也。’旁一相曰:‘字书,小学耳。’遂罢。”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康熙对字书本来是不感兴趣的。《清稗类钞》,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,稗六十九,第62页。

② 《尔雅》、《说文》等书,学术价值很高,但对一般读者并不适用。

③ 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小学家首列《史籀》十五篇。自注:“周宣王太史作《大篆》十五篇。”又说:“《史籀篇》者,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。”

④ 《史籀篇》,东汉初年已经失去六篇,西晋末全佚。清马国翰辑本(见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),即以《说文》中的籀文当之,实非《史籀篇》之旧。

很难断定。^①

秦代以后，字书逐渐增多，体裁也不断演变，主要有以下几种：

(1)用韵语编字——以《仓颉篇》为代表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《仓颉》一篇。”班固自注：“秦丞相李斯作。”这本书共七章，每章十五句，每句四字，押韵。每章各有标目。篇首第一句是“始有仓颉”，书就由此命名。^②李斯之外，同时有赵高作《爰历》六章，胡毋敬作《博学》七章，体例与《仓颉》相同。汉朝初年，“闾里书师”合《仓颉》、《爰历》、《博学》为一书，以六十字为一章，共五十五章，三千三百字，号称《仓颉篇》。^③《仓颉篇》以后，西汉司马相如作《凡将篇》，以六字、七字为句。史游作《急就篇》，基本上也是每句七字，但间有三字、四字句。两书都押韵，也与《仓颉篇》相同。此外，李长有《元尚篇》，扬雄有《训纂篇》，东汉贾鲂有《滂喜篇》。晋人又把《仓颉篇》作为上卷，《训纂篇》作为中卷，《滂喜篇》作为下卷，号为《三仓》。^④东汉以后，作者辈出，成书很多，但都是《仓颉篇》的支与流裔。^⑤这一派的书可惜大都失传了，只有《急就篇》还保存了下来。这一派可以代表字书的第一期，其特点是押韵、便蒙，类似歌诀，同后世的《千字文》差不多，严格地说，还不能称为真正的字书。

(2)按义编字——以《尔雅》为代表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《尔雅》三卷，二十篇。”今本十九篇。前三篇（《释诂》、《释言》、《释训》）是字义的解释，大致是把义同义近的字列在一起，然后以一个当时比较通用的字来注释它，又大都是以今语

① [清]段玉裁《说文解字叙》注：“周之字书，汉时存者《史籀》十五篇，其体式大约同后代《三仓》。”（《说文解字注》卷十五上）黄侃《说文略说》：“《三仓》、《急就》，由章句以组成。由此上推《籀篇》，以教学童，必为韵语。……自《三仓》以下，《埤仓》、《广仓》，既因其名，虑同其体。”（《制言》第十五期）《三仓》见下面注④。

② [清]谢启昆《小学考》：“李斯作《仓颉篇》，首‘始有仓颉’句，遂以名篇，犹史游之《急就》也。”浙江书局，清光绪十四年（1888）刻本，卷九，第5页。

③ 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

④ 《三仓》有不同说法，见段玉裁《说文解字叙》注。此据《北史·江式传》及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。

⑤ 东汉以后的字书，除《滂喜篇》外，尚有班固《太甲篇》、《在昔篇》，崔瑗《飞龙篇》，蔡邕《圣皇篇》、《黄初篇》、《吴章篇》、《女史篇》等等（均见《隋志》），都是《仓颉篇》一派。

释古语,以通语释方言。第四—第十九篇(《释亲》、《释宫》、《释器》、《释乐》、《释天》、《释地》、《释丘》、《释山》、《释水》、《释草》、《释木》、《释虫》、《释鱼》、《释鸟》、《释兽》、《释畜》),是把事物名称加以分类,逐一解释其意义,大致是以俗名释雅名,以今名释古名。所以,《尔雅》一书,实为通雅俗古今之名而作,对读古书有很大帮助。^①就今天看来,可以说是一部最古的“义典”。^②《尔雅》相传为周初(公元前十一世纪)周公所作,自不可信,但《汉志》既已著录,则至迟在西汉末年(公元前一世纪)也必然已经编纂成书了。^③后世沿袭《尔雅》的体制的字书也很不少,比较重要的有:

(汉)刘熙《释名》八卷(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,今本二十七篇)。

孔鲋(?)《小尔雅》一篇(据《汉志》,今本十三篇)。

(魏)张揖《广雅》三卷(据《隋志》,今本十卷)。

(宋)陆佃《埤雅》二十卷。

罗愿《尔雅翼》三十二卷。

(明)朱谋埠《骈雅》七卷。

方以智《通雅》五十二卷。

(清)吴玉搢《别雅》五卷。

史梦兰《叠雅》十三卷。

此外还很多。这些字书,尽管与《尔雅》体例完全相同的只占极少数,大多数都或多或少地有些变动,但总的说来,都是以义为纲、分类编列的,都是《尔雅》的流派。

(3)按形编字——以《说文解字》为代表。

《隋志》:“《说文解字》十五卷,汉许慎撰。”这部书也简称《说文》。它的体制是以形为纲,也就是按字的偏旁定出不同的“部首”而后按次序排列。《仓颉篇》和《尔雅》都不便于检查,到了《说文》,才把

① [晋]郭璞《尔雅注序》:“夫《尔雅》者,所以通训诂之指归,序诗人之兴咏,总绝代之离辞,辩同实而殊号者也。诚九流之津涉,六艺之铃键。”这几句话就说明了要读古书不能不通《尔雅》。

② 以形为纲的字书(如《说文》),可以称为“形典”;以音为纲的书(如《切韵》),可以称为“音典”(或“韵典”);以义为纲的字书(如《尔雅》),就可以称为“义典”。

③ 《汉志》本于刘歆《七略》。《七略》成书在西汉末。

书中所收的 9353 字分成 540 部，每部的字都以部首为偏旁。部首的次序是“据形系联”的，也就是以字形相近为次。^①这样，整部书便有了一个体系，检查起来也就方便多了。这是许慎的创造，也是字书的一大进步。《说文》以后，用这种体制编字的成为字书的主流，其中比较重要的有：

(晋)吕忱《字林》七卷。

(北魏)江式《古今文字》四十卷。

(梁)顾野王《玉篇》三十卷。

(明)梅膺祚《字汇》十二卷(又首末二卷)。

张自烈《正字通》十二卷(又首卷一卷)。

这些书(其中《字林》、《古今文字》二种已佚)虽然在字体、部数、字数、字次等方面各有异同，但都是分部编次的书，都属《说文》一派。《康熙字典》也属这一派。

(4)按韵编字——以《切韵》为代表。

按义编字是以义为纲，按形编字是以形为纲，按韵编字则是以音为纲。这一类的书，以魏李登《声类》为最早，^②其书久佚，影响不大。影响很大而编制也较为完备的，有隋陆法言等的《切韵》。《切韵》原有五卷，久佚，近年才发现了一些唐人的手抄本。^③《切韵》之后，唐孙愐的《唐韵》、宋陈彭年等的《广韵》、丁度等的《集韵》等书都属于这一派，又分为三小类：

1)以审音为主，而意兼存字。如《唐韵》、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等书，就《切韵》递增字数并登正、隶、讹、俗各体，这就使韵书兼有字书之用。

2)把按部首编字的字书改为按四声编字的字书。如南唐徐锴的

① [汉]许慎《说文解字叙》：“据形系联。”段王裁注：“系者县(悬)也，联者通也。谓五百四十部次第，大略以形相连次，使人记忆易检寻。”按：许书部首的排列，主要以形相近为次，间或也有以义为次的，也有随便放在一起的，但只占极少数。

② 李登《声类》十卷，《隋志》著录，唐以后失传。清陈鱣辑得一卷。《声类》的体例，唐封演《闻见记》曾经说：“以五声命字，不立诸部。”可见它是以音为纲的。

③ 这些唐人手抄本大都残缺，只有王仁煦的增订本(名《刊谬补缺切韵》)是完整的。又，《唐韵》、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都是《切韵》的增订本，所以《切韵》也已被保存在这些韵书之中。

《说文篆韵谱》(五卷)就属这一类,^①宋李焘《说文解字五音韵谱》(三十卷)也采用徐锴的办法。^②这一类的书,完全改变了《说文》的面目,对于已明韵部的人检查较便,对于不明韵部的那就反而增加麻烦了。

3)部首依照《说文》的次序,每一部的字则按韵排列。如宋司马光等的《类篇》(四十五卷)就属这一类。^③说文派的《玉篇》,分部并不亦步亦趋地依照《说文》,^④《类篇》却同《说文》完全一样(只有草、木、水三部,因字多分为上下,所以有 543 部,较《说文》多出 3 个)。各部的字,《说文》或先名后事,或以声音为次,或以意义的同异为次,^⑤较难掌握。《类篇》则依见于《集韵》为先后。^⑥在未有编划的字书之前,这也不失为简便之一法。

(5)按声调编字——以《龙龕手鑑》为代表。

《龙龕手鑑》(四卷),辽释行均撰,成于公元 997 年。^⑦其书凡部首之字,以平上去入为序;各部之字,也按四声排列。它的体例与《类篇》大致相同,不过,《类篇》的部首字仍依《说文》原来的次序,不按四声排列罢了。李焘《说文解字五音韵谱》也受此书的影响,但体例小有改变。

①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四十一:“南唐徐锴,取许慎《说文解字》,以四声部分,编汇成书。”本书徐锴序:“舍弟楚金(锴字),特善小学,因命取叔重(许慎字)所记,以《切韵》次之,声韵区分,开卷可数。”从这些话可以看出锴书的体例。

②李焘书初稿本依司马光《类篇》次序,后来虞仲房告诉他:《五音谱》发端实因徐氏,则谱宜以徐氏为本(见该书后序),遂改以《集韵》为次。这样一来,《说文》始一终亥的旧序就完全改变了。

③《类篇》旧题司马光撰,书中说解也间有光所加按语。但据原书跋语,实际是王洙、胡宿等人相继修纂而成,不过,成书后光又加整理并奏上而已。书本十四篇,外目录一篇,每篇各分上中下,故又称四十五卷。

④《玉篇》部首始于一、上、示,终于十干十二支,与《说文》相同,但中间则全不相同。它又删去《说文》所立的部首 11 个,新添了 13 个,所以总数为 542 部,也比《说文》多两部。

⑤先名后事的,如玉部的字;以声音为次的,如示部的祉、福、祐、祺等字;以意义的同异为次的,如示部的祈、禱等字。详见黄侃《说文略说》。

⑥如一部先列丕字,次元字,次天字,这是由于按照《集韵》,不在脂韵,在元、先二韵之前的缘故。这样的排列,就与《说文》不同。

⑦据原书释智光序,《龙龕手鑑》成于辽圣宗统和十五年,即宋太宗至道三年(公元 997 年)。沈括《梦溪笔谈》以为辽兴宗重熙二年(公元 1033 年)辑者,误。

(6)按声母编字——以《四声篇海》、《五音集韵》为代表。

《四声篇海》(十五卷),金韩孝彦撰。此书取《玉篇》542部,按守温三十六字母的次序排列,又取《类篇》、《龙龕手鑑》等书,增加杂部三十七,共579部。凡同母之部,各依四声为先后;每部之内,又依笔划为先后。^①它的编排方法,有因有创,在字书演进史上很可注意。《五音集韵》(十五卷),孝彦子道昭撰。此书取《玉篇》、《类篇》等书的字改并部次,别以五音,系以三十六字母,又以一百六十韵贯之,虽是韵书,也兼有字书的性质。^②按声调编字和按声母编字,也是以音为纲,同按韵编字的可以统一起来,属于一个更大的类型。

(7)按笔划编字——以《字汇》、《正字通》为代表。

按笔划编字的字书又分为两小类:

1)按划形(即点划之形)为次。这一类以宋李从周《字通》(一卷)为最早。此书分部不用《说文》门类,而是按隶书的点划,共分89部,601字。名目繁碎,检查很不便,后世的字书也没有沿用它的体例的。^③只有近人所创的检字法,分点起、撇起、直起、横起等类,与李书有相通之处。

2)按划数(即点划之数)为次。这一类以《四声篇海》为最早。《四声篇海》已见上文,但这书的部首仍以三十六字母为次,不按划数分先后。部首字、部中字完全接划数编列的是《字汇》和《正字通》,而《康熙字典》则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。

(8)分类编字——以《六书故》、《六书统》为代表。

《六书故》(三十三卷),宋戴侗撰。此书分九部:一、数;二、天文;三、地理;四、人;五、植物;六、动物;七、工事;八、杂;九、疑。又细分为479目,各以其所谓“字母”统“字子”,大旨在于以六书明字义,但究不便于检查。《六书统》(二十卷),元杨桓撰。此书以六书统诸字,所以名叫“六书统”。六书之下各分子目,计象形10目,会意16目,

① 见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四十三。

② 此书系道昭因其父孝彦未成之稿续加修订而成。明代曾将《四声篇海》、《五音集韵》合刻,总题《篇韵类聚》。《五音集韵》收字53525,与《集韵》同。

③ 参看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四十一。